

孩提时代，不但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而且知道这个砸缸的聪明孩子，好学强识。老师也经常用司马光“书不可不成诵，或马上，或中夜不寝时”来告诫我们应该如何读书。后来读《宋史》司马光的传，内心十分敬佩其治学、为官、做人的品质。不朽名著《资治通鉴》出自此翁之手，不是机缘，是必然。

近日，读《世说新语笺疏》，看到一则记叙司马光读书的故事，感慨万千。历经十九年成书的《资治通鉴》，原来是司马光这样读书治学而写成的。

熙宁年间，司马光被罢官，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成天读书，编撰《通鉴》。一日晨，友来拜访，见面后司马光兴奋地说：“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识破了什么事呢？识破了曹操

友人说，芸芸众言，其实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后之事，有大子于禅代者乎？今操之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之事，家人语焉，无不处置详尽。无一语及禅代之事。其意若曰：禅代之事，自是子孙所为，吾未尝教为之。是实以天下遗于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真乃一代奸雄，既当娘子，又立牌坊，“蓄无君之心久矣”，自矜子孙必代汉而立，而自己保全了臣节。司马光久经思考，反覆琢磨，终于窥破了曹操遗令中的“微意”。

令我甚感憾的，不是司马光窥破曹操遗令之“微意”的如炬之眼，而是他读书研史的精神。“书味在胸中”，袁枚说的读书意境正是司马光读书的境界。到这件事发生的年代，司马光

已近暮年。七岁就能背《左氏春秋》，十多岁人们就感到他“凛然如成人”，二十岁会试高中进士甲科，一生著述众多，尤其是早早就开始研究历史的司马光，《三国志》我想不知读了多少遍，曹操这个人不知琢磨过多少次，古人对曹操对曹操遗令的研究，他一定十分熟悉，但他却没有熟而随之，熟而弃之。《资治通鉴》中，他要把曹操琢磨透，努力把一个真实的曹操通过《通鉴》留给后人，所以他才会反复咀嚼，嚼碎嚼烂，嚼出真味。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昨

我父亲在世时，曾自豪地说：我家“四世同党”——四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的，祖父、父亲、我、女儿、女婿、侄子、侄媳都是共产党员，每每提及这一段红色的家族史，我的骄傲油然而生。

我的祖父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党员，在村里做主任。听老人说，祖父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善于调解各类纠纷。祖父在乡办厂工作时，我利用星期天或寒暑假到祖父的厂里玩，帮着祖父做点“下手活”。祖父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个子高高的，经常俯下身教我干工厂里的“下手活”。祖父说，干活要不怕苦，不怕累，要耐心，要细心。

记得我在读中学时，有次放假干农活不小心伤到了右脚踝，到乡卫生院缝了8针。祖父来看我，他静静地坐在床边，一言不发，那眼神，似在鼓励，似在惋惜，是老人对于牛犊的怜爱之情。临走时，他用他的大手摸了摸我的头，似在说干活要耐心，细心，更要小心，要懂得爱惜自己，保护自己。

父亲是60年代入的党。那时父亲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几乎天天清晨吹哨，尤其到了农忙季节。冬天农闲或者雨雪天无法干农活时，父亲要吹哨子组织社员开会。父亲虽然小学没有毕业，文化程度低，但开会时掰着手指头，一二三四五，说话有条有理。听大人说，父亲喜欢从从头到尾背“老三篇”，父亲也喜欢不时给我们讲起“老三篇”。

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时，我们在6队(组)被评为市级文明卫生队(组)。虽然人人都穿着自家织布机编织的土布衣裤，但都洗涤得一尘不染。如今村貌变了，但民风没变，前几年也被评为“美丽乡村·美丽宅基”。祖父对父亲说，人穷志不穷，人要有骨气。因此，他给父亲取名“德龙”，也是望子成龙，望子有德之意。父亲对我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要对党忠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社会发光、发热，因此为我取名为“社光”。祖父和父亲文化程度低，但从未忽视对我们的培养，宁愿少挣工分，也要我们好好上学读书，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我是在1988年入的党。说起申请入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父亲、祖父都是党员，我感到入党很光荣。

提及到法院工作的初衷，犹记在念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几个班干部旁听“公判大会”：被告人夏某犯了杀人罪，被判死刑，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起案件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内心，从此，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信念在我心中播下种子。

1983年8月，组织征求我是否愿意借调到法院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被借”；1984年11月组织询问我是否同意留在法院时，我毫不犹豫地同意“被留”。谁能想到，这一“借”就是38年。

在上海奉贤法院经济(商事)庭工作时，24岁那年孤身一人远赴新疆塔城办案，追回了两家企业的全部产品，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民庭工作时，在对一起久拖不决的欠款纠纷宣判后，被告老泪纵横，当庭向我跪地磕头。我见状赶紧将他扶起，也深感肩扛天平的责任，头顶国徽的庄严。

在办公室工作的12年间，工作内容繁杂琐碎：文秘组的信息、简报、总结报告、法律文书，无一差错。档案组的工作，得到市高院、区档案局的肯定。财务组、后勤保障工作忙而不乱。法院大楼从选址、开工奠基到竣工验收、大楼启用，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刑庭工作的16年间，我曾在任书记员时协助承办人审结了一批大要案，与公检组成联合办案组，走南闯北，调查取证。在任刑庭庭长、党支部书记期间，刑庭风清气正，先后多次荣获嘉奖，包括先进集体、三等功、二等功等荣誉称号。办案过程中，我耳边时常响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平和正义，体现在办理每一个案件中，要努力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我的女儿、女婿、侄子、侄媳，我的后辈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也成绩斐然，被评为优秀或先进个人，家业党业后继有人。跟党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是我的心声。

## 书味在胸中

洪水

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品出书中真味，必在心中反复咀嚼，才能偶得。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品得司马光之所以到晚年《资治通鉴》即将成书的时候，还“昨夕看《三国志》”，还在琢磨曹操遗令，就是因为“此遗令之意，历千百年无人识得，”而他一生手不释卷，无论是初入官场，还是为父居丧，无论是仕途“政声赫然”之时，还是罢官赋闲之际，他不停地在研究。《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

浙江海盐是漫画三毛出名的张乐平先生家乡，在我们金山隔壁，车行半个多小时，就可到达。那里的“三毛乐园”中建了张乐平纪念馆。去隔壁瞻仰三毛之父张乐平，看电视录像片《三毛流浪记》，是生动一课。

隔壁的隔壁，浙江定海小沙镇，有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原名陈懋平)的祖居。研究者有几种三毛笔名由来的煌煌之说，而她曾写信给张乐平叙说笔名出处，1989年回国时，又专程拜访张乐平，认为他为义父。有关三毛笔名由来的议论，就此尘埃落定。

与我搭界的三毛另有其人，也是两个，一个是弄堂对门45号里的三毛，另

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雎》、《秦坑赵军》……涉历越广，研究越深，感悟越多，智慧叠加，“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依据”(宋神宗嘉其谄谀)。而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近晚年时“昨夕看《三国志》，识破一事”，窥破曹操遗令中的“微意”。

读书的感悟，是人对世界观、价值观的反应，是品质的折射。和珅书读得很多，学问既广又深，博得了乾隆皇帝的宠爱，可最终历史的智慧经过他的胸中，全变成了权术、媚术、厚黑术和敛财术。秦桧“文采风流，鉴识非凡”，早年

进士及第，接着又考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学正，其“书法文学皆臻高品”，然而正如朱熹所说：“秦桧之是有骨力，惜其用之错”，满肚子的学识都用在其奸术上了。司马光“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利禄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其文如金石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苏轼评语)。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学识、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处世哲学，最后才能识得曹操遗令的“微意”，也才能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不朽巨著。

## 隔壁的三毛

冯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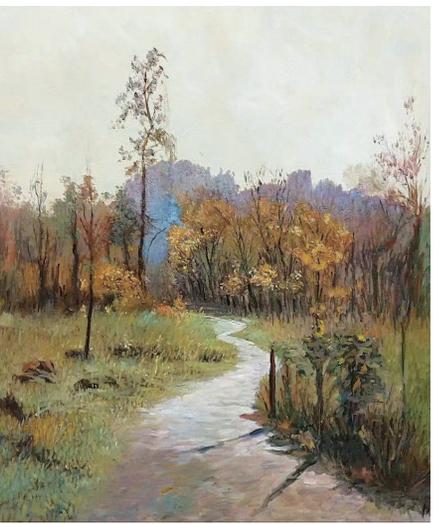
一个是中学同学。邻居三毛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他排行第四，至今没弄明白，为什么他三毛

一个猜想是，可能与他父亲读过《三毛流浪记》有关，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具有极大吸引力，那时的男女老少都成了张乐平粉丝，弄堂里一下子出现好几条三毛，在弄堂高喊一声“三毛”，说不定会有两三个人一起答应。弄堂墙壁有点像回音壁，他妈妈特别的大嗓门经常喊：“三毛，回家吃饭喽。”喊声因“回音壁”震天动地，45号的三毛就是这样出名的。这时的三毛，要么在哪条小弄堂白相打弹子，要么

在热火朝天地滚铁圈、官兵捉强盗，总之，他很快活。但三毛特别关照我们，要是妈妈问起来，就在同学家开小组、做功课。这个专门开小组、做功课的三毛，后来差点连初中都没考上。

同学中的三毛，有段时间喜欢穿黑包裤，头发会模仿成奶油包头，有点早熟。最重要的早熟依据是早恋，当时大多数同学连男生女生的界限都没搞清，他已擅长躲在复兴公园、科学会堂的树荫下，与漂亮女生约会了。那时，正是所谓的“文革”时期，中学生都没正经事体做，三毛乘机谈恋爱，后来居然放弃进工厂机会，不远千里，与这个恋爱对象一起去了黑龙江农场。

张乐平先生的粉丝老了，弄堂里的三毛老了，漫画中的三毛和作家三毛不会老。



心中的故乡(油画)

陆亚萍

读小学时，有篇课文叫“两个书包”。说一个北京男孩和一个莫斯科男孩相互通信，后来还交换了各自的书包。课文的结尾是：从此，北京男孩天天背着莫斯科男孩送的书包，而莫斯科男孩也天天背着北京男孩送的书包。旁边还配了一幅图画，分别画着天安门前背着皮书包的中国男孩和克里姆林宫尖塔下背着布书包的苏联男孩。

这篇课文给我的印象深极了，因为那时候，正是中苏两国友好得不得了的时代，连空气中都带有这种甜滋滋的味道。比方说，同学中名字里带个“苏”字儿的不少，弄堂里叫一声“苏苏”，说不定就有好几个应声的。不过，我觉得，最美妙的名字还是丽达和娜嘉。

丽达和娜嘉是姐妹俩，跟我同级不同班。跟那些“苏苏”们不一样，她俩的名字可不是随口起的。因为她俩的长相其实就跟我们不太一样，皮肤白白的，眼窝深深的，丽达是卷发，娜嘉头发虽然不卷，却是栗色的，有点儿像玩具洋娃娃。

我跟姐妹俩挺好的，经常去她们长乐路的家里疯玩。慢慢地就了解到，她们的爸爸是做外事工作的，妈妈好像出生在新疆，外婆应该是苏联人(或者是俄罗斯族)。所以，她们可不是“苏苏”们，她们是真正的丽达和娜嘉。

在我成长的环境和年代里，周边不少同龄人的名字都自带那个时代敞亮的印记。比如，跟我差不多同龄的，建国、解放、建华、爱华很多，还有叫迎宪、维宪的。再往后，跃进、超英、超美挺多，还有直接就叫钢铁了。再接下来就乱套了，有的自说自话把爹妈起的名字改了，红卫、爱武、卫东、卫彪，中学里更有个同学干脆叫革命了。不过没多久，卫彪肯定要改回去的，其他的就不一定了。

但是，丽达和娜嘉却是真的改了名字。去江西插队的丽达改成了理达，我有一张她赤脚高卷起裤腿站在水田里的照片，照片中她扬起带着草帽的笑脸，宛若苏联电影里集体农庄漂亮的女社员。

娜嘉和我在北大荒同一个农场，但不在一个分场。记得有一年大雪纷飞，因为风雪太大，大家在宿舍大炕上猫着不出来了。一天，有个女生领着一个穿着鼓鼓囊囊棉军大衣的人来找我，她低声对我耳语，你小心点啊，怎么有个外国人来找你？外国人找我，我吓了一大跳。待脱下大衣才认出，哎呀，竟然是娜嘉来看我啊。我高兴坏了，忙着跟大家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娜嘉。这下，轮到娜嘉对我低声耳语了，我现在不叫娜嘉了，我叫志嘉。于是，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里，我有了一个新名字的老朋友重逢了。

端庄大气的志嘉很受朋友们的喜爱，我们热情招待她，还留她住了两晚。临走那天我送她到远远的大路边，皑皑白雪的山坡下，我俩裹着长长的军大衣，穿着高筒棉靴站在雪地里，久久地站立着，舍不得分别。我帮她拉紧军大衣外的围脖，脑海里浮现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苏联青年人在冰天雪地里修铁路的场景，大概是因为裹着红围脖的她气质上太像冬妮娅了吧。是的，她真的是很像冬妮娅的娜嘉，就算改成志嘉，她还是娜嘉。

时代如万花筒般变化，裹挟在时代潮流中的一个具体的个人，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只是，给自己起一个契合时代或者带有某种隐喻的名字，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桩美事儿。

去年秋天，妹妹家的孙女要上幼儿园了，在正式的名字外，小女孩居然给自己附加了一个“吕蓓卡”的名字，据说是她喜欢的一部动画片中的人物。春节期间我带她结识了我朋友的外孙女，两个幼儿园的小姑娘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你好，我叫吕蓓卡，你好，我叫伊娃。

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现在大概再也不会再有女孩起名叫丽达和娜嘉了。

## 七夕会

仍然很瘦，可是经过坚持不懈的长跑锻炼，反败为胜，成了猴精！猴精者，孙悟空也，病魔妖怪望而生畏，避之不及，还能生病吗！”

走出校门，走进营门，长跑的习惯，强健的身体，使我以最快的速度融入这支钢铁队伍，成为同期入伍的战士中首批入党并提干的人。当兵一辈子，跑步一辈子，如今退休了，每天长跑不休。

刘医生饶有兴趣地听完了，感叹道：“坚持长跑，健身法宝！”提醒我：“古稀之年了，要小跑慢跑了。”“从72岁开始，我就变长跑为健步了，每天5公里左右！”我告诉刘医生。

“调整得好，适合自己，长期坚持，健康永驻。”他赞许道。

## 健康

盛夏的一天晚上，我与新朋友刘医生聊天。他长于按摩针灸，当他得知我白天步行了5公里多时，就对我说：“来，我给你按摩，按摩，放松一下筋骨！”

“你的身体真棒！”刘医生认真检查后对我说，“74岁的人了，没有高血压等老年病，肌肉骨骼像50多岁的人！有什么经验啊？”

“年轻时长跑！当年看了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受到启发开始长跑，一直坚持至今，一晃快60年了。”我随口答道。

读书时是个病秧子，为强身，开始练长跑。慢慢地，气色好了。每天的长跑，我渐渐增加到二三公里，两个月后，我不但痊愈了，而且身体强壮了起来，过去动辄伤风感冒，常常一病不

起的我，敢于叫板：“我再也不是病秧子了！”在战胜疾病的征途上，我获得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锻炼了坚强的意志。上了半年初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了！难道它比几乎让我丧命的病魔还强大吗？我必须上学！终于找到了“一边上学，一边

## “病秧子”变成“硬汉子”

徐向东

干农活”的方式，我又回到了学校。我这个“病秧子”变成了一条硬汉子，从不躺倒，更不缺课。小病小灾，一挺就过去了，一次做了个小手术，我仍然提醒自己：“必须坚持跑！”只是改成小步慢跑，坚持天天上学，直至痊愈。就这样，老师戏称我为“满勤王”。

体育老师拿我作典型说：“小徐同学过去弱不禁风，如今，别看